

洪峰小说自选集

长篇小说卷

华夏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文库 张 锲 主编

和平年代 东八时区

东八时区·和平年代

——洪峰小说自选集

长篇小说卷

洪 峰 著

华夏出版社

199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八时区·和平年代/洪峰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1
(中国当代作家文库·洪峰小说自选集:长篇小说卷)
ISBN 7-5080-1162-7
I. 东… II. 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3345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19.375印张 469千字 3插页

1997年1月北京第1版 199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25.00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内 容 介 绍

著名青年小说家洪峰，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一直以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活跃于文坛，尤其是他那行云流水般“讲故事”的叙述手法，以及对人性深层面的思索，不仅使他的作品十分可读，而且还带有浓厚的文化反思意味。该小说集分短中篇、长篇各两卷本（共四卷），收入了作家自80年代中期以来创作的大部分小说，基本反映了作家创作的倾向。此次出版，既满足了广大文学爱好者的阅读需求，又为专业工作者研究其作品提供了范本。

自序

洪峰

娜拉：我必须证明谁是对的——是这个世界，还是我。

1

世界杯完了，1994年的夏天开始进入失败的季节，在那颗干枯的太阳下面，人很难有很舒适的回忆；即使你是作家，也没理由在这样的季节里讲述让人心烦的故事。在这种天气里，医治浮躁的最好方法是到水里去。

内地很少有干净的水，在我的故乡，水的含义和油接近，粗糙的皮肤和干裂的声音便是注脚。在许多梦里，雨水像女人温柔的手指那样从头顶抚摸到脚趾，那意味着太阳出来以后的时间会飘荡出暧昧的湿润，你将获得意犹未尽的一天。

还是那个夏天，恐惧像太阳普照许多人。那种情形让我惊讶，

我第一回在大范围里领略了人的怯懦和愚蠢。我很难忘记了，除非我忘掉在那一年开始写作的小说。我的愿望是作家多想和现实生活无关的事情，多想和心灵情感有关的事情。我一直以为改变世界的最强有力的东西不是政治和法律，而是道德和伦理。颠覆和破坏现存道德和伦理的虚伪和桎梏人性，应当比改变某种社会形态更更利于人的前途。几乎可以这样去总结中国的几千年历史：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一直是道德和伦理，政治和法规都是为前边的东西提供保镖。道德和伦理支配了人的行为方式，政治和法规在这种方式面前只能是奴才。只有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念发生改变，人的行为方式才能产生出新的演出，政治的和法律的东西也才会顺应而变。

我想，文学要改变的，只能是人的心灵和情感，从人的生命历史去看，心灵和情感距政治和法规相当遥远；只有那些丧失了心灵和情感的人，才会误以为正义和公理更接近天国和上帝，才会以为奔小康比彼此相爱更加重要。我确信这一点：作家偏离了这条道路，他距离一个畜牲就很近了。即便他因为诅骂和抱怨某一个执政者或执政党而获得芸芸众生的称赞和推重，他依然是个畜牲。

人和畜牲之间的区别其实并不很大，能进行思想和没有思想仅仅是个象征，它抽象成只剩了性交方式的差别。进入房中术盛行的时代，这一点抽象似乎也溶进了单纯的肉欲里面，它几乎消解掉了人唯一能够骄傲的东西。在本世纪末和下一个世纪，人最繁重的工作肯定是努力把自己和畜牲区分开来。

或许，它就是《喜剧之年》潜在的动因；或许，这就是1989年留给我的最宝贵的财富。

接下去的一年，《意大利之夏》把人群带进一个充满忧伤的领域，世界杯的热浪使这个星球剩余的日子空前寒冷。这一年的北京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显得平静安详，曾经激昂了一段的人们

重新为生计发奋，曾经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文人学士开始为失去的权力和荣耀怨天恨地，曾经视文学为神圣的作家开始玩弄自己也玩弄同行。和平年代里的人们以软磨硬泡的方式浪费着生命，也以繁荣文学的名义屠杀自由的心灵。而所有这一切，我以为罪过都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毫无疑问，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民族的精华，他们没有权力用政治和生存作借口去出卖灵魂和文字，更没有权力以同样的借口使自己平庸和堕落。相当遗憾，中国文人在这一点上不辱他的先人，他们相当忠实地继承了士大夫文人的卑琐和势利，对做稳了奴隶的日子开始泰然处之甚至沾沾自喜。能够看得见的：这个人当了某部门的小官僚，那个人在海外出了书，这个人开公司挣了大钱，那个人和电影明星一起家喻户晓……作家们什么都不想丢掉，唯独丢掉了艺术；作家们什么都不想忘记，唯独忘记了小说。当战争以炮火的形式杀害同类的时候，和平正以缓慢的填充窒息和活埋自得其乐的人群。我从未像在1990年这些日子里那样对中国的和平年代充满恐惧和诅咒，这种心境在1994年的夏天或许有所削弱，它说明我自己也开始有意无意之间进入和平时期。

1991年春天过去之后，我开始忘记那部书写了什么，我只知道那部书似乎仅仅是对时间和生命的一次绝望的回忆。我的生命仿佛突然间倒退了几十年，本世纪中叶发生在世界东方的平淡故事在我的视线中变得残忍而温情；一年又一年的历史演出在我的叙述中不再留有仇恨的痕迹；一个一个生命的死亡甚至比艰难地活着让人欣慰；在扭曲心智的天空下渴望爱和被爱的人们像干涸龟裂的土地上生长的小草一样容易死去，时间的延续增添着尸体也减弱梦想，段和平（《和平年代》的主人公）的去路就是在他最想活下去的时刻走向天国。我希望这个人有所作为，但他的声音在尘世的喧嚣中激不起丝毫反响，他的灵魂在这样的世界里注定孤单，他会发现自己是一只迷途的羔羊，上帝徒有对它的欢喜，

却不能帮助它拯救自己和它的同伴。

1991年夏秋之季，在湖南的张家界认识了先锋小说家吕新，这是一个长着又黑又大的眼睛的瘦弱的年轻人，他的话让我吃惊，他说：“看你的小说，一直以为你非常瘦弱，没想你长得挺壮实的。”几年来，没见过我的许多人见到我都表达了他们的意外，他们以为我一定是一个180厘米以上的大个头儿，并且生了络腮胡子。我以为吕新读小说能读见人的心灵和精神，这种天生的能力使他不可能不对人的深刻的洞察力，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一点都不奇怪。没有谁比我自己更了解自己，我知道自己就像那个段和平一样缺乏对外部世界的适应能力也像那个人一样胆怯和倔强，我甚至希望自己也死于一次偶然事故，最好也是在最想活下去的那种时候。

和许多乐观的人不同，我经常会被死的恐惧弄得心痛欲裂。每当重新计算有生的时间，就对未来的日子不抱希望，这种状况使我在日常生活中不停顿地陷入混乱，甚至由此而对某种突然的死亡怀有病态的向往，越是愉快行进的间隙，这种向往就越发地强烈。我知道远离人群有可能是医治这种病症的最好方法，这种远离会使你渴望同类，也会使你在拒绝中得到抽象的希望，甚至会驱使你产生和人交往的勇气和行动。当然，这并不能改变什么，它只能给你某种虚伪的安抚。即便这样，我也应该感谢生活。

远离的后果是使你总去想一些和日常经验无关的事情，那种人类几千年也没能想清楚的事在几千年之后又再折磨着你本来就脆弱的心，你庆幸自己是一个小说家，你庆幸你的那些念头有机会得到述说，更庆幸有许多人倾听你的述说。你渴望能把自己对生命的挽留，对爱的珍惜，对同类的拥抱通过无声的倾述传达给你远离的人，你或许可以达到目的。

我决心让自己不去想死，我决心让自己想一想生活，我努力让自己把生活想象得单纯和充满诗意，我试图让自己的内心像冬

天北方的桦树林一样静谧和平：下了很厚的雪，没有风，雪覆盖了土地也覆盖了桦树林：就是这种样子：地处东八时区的人们在爱的支撑下超越着政治和历史，以不同的方式给这个宁静单纯的冬天增添出活力和温暖。1992年的那部小说很难说是我的全部，但它确实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丝不能忽视的光亮。我觉得自己仿佛沿着一个无形的圆周奔跑，过分迅速地由起点跑到了起点。我不能判断这个循环的意义，我满足于它使我的生活有一回陌生和危险的等待。后来的事情说明了我依旧和许多年前那样天真和愚蠢，我终于让自己的努力和梦想嘲笑了：生活的确变了，但它只是朝着违背人性的方向发展，而人们在接近畜性的过程充满了喜悦和狂热，即使你心爱的人也不能在这种喜悦和狂热中分担你的恐惧和悲伤。你不得不再一次离开起点，试图偏离出那个圆周，但你和以往一样不敢判断这次起跑的结局，你唯一的安慰是：生活的一次性决定了你失去了正确和错误的界限，你所做的一切都只服从自己的内心。面对这个实在的世界，你完全可以闭上自己的眼睛，沿着你想象中的道路一步一步走开去。无视周围的面孔和目光，失聪于周围的各种声响，将是一个人最独特的快乐和幸福。上帝会与你同在。你或许从此不再孤独。你或许不再为各种各样的丧失而苦恼。

我知道，这依然是一个人的自我安慰。这样也很好了。

2

当进入小说的时候，生活里的烦恼就会消失。我没有吸毒的经验，估计进入小说时的状态和吸毒的状态差不多，都是一种虚幻的和忘我的境界。能戒掉小说的作家肯定还没有上瘾，这说明他还不具备一个小说家所需要的迷狂，他还远没达到热爱和迷恋的地步。从这个角度讲，小说家选择了小说，小说也选择小说家，选择和抛弃都是双向的，小说从来只对迷恋她的人显示微笑并赐

予她占有的骄傲和幸福。

一个真正的小说家面对小说，就如同面对他热恋的女人，既充满了占有的渴望又怀了深深的敬畏。在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这样描述男人和女人：人对于自己身体的不断发现会使人对爱有不断新鲜的感受，人会在这种发现中感受到自己也感受到对方的身体充满了魅力，它不单单是四肢和躯干，更是一泓湖水和无边无际的天空和神秘的山川森林。小说家会对小说所展示出来的语言、结构怀着惊奇和畏惧之心，他会发现每一种小说都和不同的人一样呈现出差异，她们在形态和气质上有着各自的魅力，她们都诱惑你同时又拒绝你，在她们面前，你总是不知不觉中充当半疯半傻的追求者的角色。

比如，当你把一部长篇小说仅仅看成是字数的增长时，你不会领略一部长篇的独特风光。即使你写了五十万字，你也只是停留在情窦初开的年龄中。长篇和中篇的不同不只是字数，也不只是它的容积，更重要的是它的构成方式。它们之间没有万里长城相隔，但彼此的分野却显示着不同的性质。男人们都知道，少女的青春之美和少妇的成熟之美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少女之单纯当然让人喜爱，但少妇的丰富和练达更有一种不能拒绝的诱惑。女人喜欢男人也是同样，这是另外的话题，大家都知道任何比喻都是勉强的，我的比喻更容易陷入色情的领域。当然，对小说和对爱情有深刻理解的人，肯定不会误会我的意思：长篇小说的构成有它自身的特质，和字数无关。在我的理解中，长篇小说在时空的处理上最能表现作家的才能。妥思陀耶夫斯基式的复调构成和略萨的《绿房子》呈现了不同时代作家对小说时空的不同理解，在小说的大传统里很难区分出两个人的高下，他们都给后来者提供了方法同时也扼止了后来者的前行。一件经典的产生，都相当于阻隔了一条通向艺术天国的道路，都会使后来者中道而返去开辟新的路径。当代作家面对的艺术高山一座接一座，另辟道路的可

能性愈来愈小，这意味着任何微小的变化都会是伟大的贡献。这种情形有些像百米赛跑，人体的极限临近了，计时的手段也就由手计变成电动计， $\frac{1}{10}$ 秒已经不能区别谁是胜利者，于是开始精确到 $\frac{1}{100}$ 和 $\frac{1}{1000}$ 秒。

当我们知道了托尔斯泰、左拉、奥康纳、海明威、马尔克斯、福克纳、卡夫卡、略萨、博尔赫斯、狄更斯、纪德、格里耶、热内、杜拉、吴敬梓、曹雪芹、莎士比亚、汤显祖、冯尼格、梅勒、川端康成……以后，任何自以为是的创新都给人以坐井观天的感受。中国作家与世界隔绝数十年之后的创造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学习和模仿的过程，唯一不能模仿的只是自己的文化和思想的集合。这似乎给绝望里的中国作家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道路，那就是尽力去传达世界东方的声音，方式和方法可以忽略不计，它只是你进行有效传达的手段。

我的意思是：任何方式和方法都可以成为中国作家自己的工具，但你必须有能力消解它们，使它们变成和思想融为一体的东西。检验它的尺度其实很简单：阅读的过程中读者感受不到方法而只感受了作品的思想和故事。

我希望自己的创作能达到这种境界，这种努力使我的创作格外吃力，《喜剧之年》没能达到，《和平年代》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这种境界，但发表时被删去了 $\frac{1}{3}$ 篇幅，完全破坏了这部书的构成，有些不伦不类了。为了几千元钱发表这部书，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我只能寄希望于单行本的出版能弥补这个遗憾，我并不想责怪发表它的编辑，他肯定有他的道理和难处。《东八时区》完全属于另一种尝试，我以为这种尝试还是有收效的。我希望以后还能有进步。

事实上，对时空把握只能体现在小说家的叙述中，任何一种

叙述都是作家对世界的态度的折射，它体现的是某种哲学思想和宗教感受。叙述方式在小说中就是作家解决世界的角度和本质，它的意义甚至超过故事本身所能提供的一切。正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小说，我才以为中国传统小说的方法是一种肤浅的和僵死的方法，它对小说的开放性有致命性的伤害。我们已经知道，叙述和描述之间、形象和抽象的区别都会在作家的人生态度面前消失而变成认识世界的思想方向，不同的小说就在这些方向上走出不同的道路。

3

在这套自选小说集里，我力主纳入《苦界》。这部小说是创作中走出的两个方向，它们构成了一个小说家不能无视的部分，躲躲闪闪羞羞答答不合我做人的准则，我只希望这部畅销书能表达自己和大众对等的心意。

一些人总是想把小说写得畅销同时又是传世之作，我觉得执这种念头的作家不是虚伪就是无知。小说只能有两类对象，一类是同行或有大学问的人，一类是终日忙碌的劳苦大众或有闲阶层。这种对小说的理解能帮助我用心和精神去创作《喜剧之年》、《和平年代》、《东八时区》和《瀚海》、《离乡》、《重返家园》、《极地之侧》这些小说，帮助我使用技术和智力去写《苦界》、《林强海峡》、《女人塔》这样可以一气读完轻松之极的小说。

当然，畅销书在大陆还是一个相当稚嫩的领域，我希望自己的这种小说能有别于那些低劣的讲述，写出品位高的畅销书，首先是语言、构成都属于小说。

我尊敬毛姆、欧文·肖、G·格林，我很想像这几位大师那样，有优秀的严肃小说，也有供大众阅读的畅销文字，这是相当高的企望，试一试吧。

还有一种卑下的猜测，大师们写畅销书和生计有关。我写畅

销书和生计肯定密切相连。

4

说好的不谈小说，还是谈了，这也是病入膏肓的一种表现。话说回来，还能谈什么呢？在一年又一年的生活里，人被一点点剥夺了许多东西，也只有心灵里的珍藏还属于你自己，除了展览这点东西，你还有什么可以拿得出呢？在写这篇《自序》的时候，我和几个朋友在开原的乡下遇着了暴风雨，雨水使河水上涨并且冲毁了道路淹没了稻田，一个农民还损失了上千只就要出卖的肉食鸡。我们急于回家，但道路不能通车，我们只能等待。人在大自然面前从来没能真正地改换过角色，天空和大地的微小愤怒都会给人类造成灾难。人们知道这一点，但这并不能使人们彼此珍视和爱护，他们和自然一起伤害和消灭同类，为生命的消逝而载歌载舞，只要死神不光顾自己，人就有热情把死神介绍给自己的同类。你能说什么呢？因为你也是人类的成员之一，你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伤害着同类。慧星和木星的撞击所产生的巨大声响肯定会穿透黑暗的天空抵达地球，那不过是丧钟给人类的第一次警告，接下去的声音就是人类自己的哭泣了。

这个念头有些阴毒了，但我知道没有永存的东西。宇宙或许是个例外，但它从来就不属于我们。真正能属于我们的，只有你自己有限的生命。如何使一个人的生命在临近大限时有一个安静的微笑，肯定是一个诚实的人最关怀和向往的时刻。

在那种时刻，小说家可以忘掉一次小说了。

1996.10.16 沈阳

原版自序

1994年美国世界杯足球开赛之后，我已经学会白天睡觉。一个星期过去，越发觉得这种黑白颠倒非常合我心意。与人打交道总让我心存了些许恐惧，多年来我一直为自己的这个弱点烦恼，只有面对自己的时候，或者面对天空和土地的时候，心里才是安定和轻松的。我知道这是一个现代人最不该有的心境，但没有能力改变它。近两年来这个毛病有所恶化，一旦和人们交道多了些，晚上就要做许多不可思议的梦，那些梦大都以看见血淋淋的场面半途而废。醒来，有些庆幸自己仍然完好地躺在床上。这导致我经常失眠。

十五届世界杯改变了这种情况，再不用担心晚上不能安睡，有我喜欢的足球在凌晨上演，当太阳升起之后，我可以带着兴奋或沮丧睡去，即便做梦，也都和绿茵场有关，那是一些让人喜欢的梦，平时难得梦上一场半场的。

在沈阳，在我居住的那幢楼房附近，在沈阳新北站：向北，有一条崇山路，这条路在沈阳最宽最长。我熟悉这两个部分，仅次于熟悉自己的这间屋子。在6月的这个凌晨，在两点钟的时候，我沿着崇山路很悠闲地行走。在这个时候，街道上几乎没有别的人，只偶尔有汽车飞快地驶过。有桔红色路灯，很温柔地亮着。空气很难得有这份新鲜和温润。呼吸着它心里边感受到某种和路灯一

样的心绪。1993年的夏天也曾经有这样的凌晨，但没有现在的这种心境。1993年我只感到疲劳和惆怅，诱人的凌晨并不能给我更多的帮助。那时候，我只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减少一些流动，我愿意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还有，能结结实实地睡觉。

现在，情况或许有了一点变化，不能判断这种变化对以后的日子意味着什么。从来没有像1994年夏天这样，连感觉也接近消失。感谢这天的凌晨，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和足音，能真切地体验出空气给我带来的舒适。抬起面孔看天空的时候，我或许正在拾回曾经遗落的一些东西，或许开始丢掉一些使人紧张和惶恐的东西。我很快地回家里去，松花江街没有那么多路灯，它的黑暗如同1993年我的生活。我相信自己正接近摆脱黑暗的边缘，我想，用不着替将来的日子发愁，你必须重新抓住自己的感觉，那是生命里最为实在的部分，患得患失不仅要失去感觉，还将失去自己的全部。

我并没有回家，我已经走到了新北站，我走进了北站宽阔的广场。频繁地出入这个广场，集中在两年前的一些日子，它留给我的回忆似乎充满了苦涩和混乱，如果没有什么必要的事，我认为自己倾向于远离它。在这一天的凌晨，纠缠许久的那种恐惧在清凉的风中静悄悄远去。我看见了站前的水泥地上睡了众多的旅客，我惊奇他们都带了被褥，他们在异乡的水泥地上睡得深沉和投入，灯光使他们的面孔油泽闪亮，他们很紧密地排列，排列！我不该让自己眼前突然闪现出半个世纪前的那幅照片，所不同的，就是当年的那些人没有被褥，他们就半裸着排列在那幅黑白照片上。

我想，如果1991年那个夜晚有了这个记忆，我一定不能有《东八时区》的产生。那天晚上，我和同行的三个人在飞翔的雪中走进这个广场，我们穿着很单薄的衣服，我们不知道寒冷正使彼此的热情改变着方式。就在登车前的那段时间里，我萌生了写一部长篇的念头。我还不知道要讲些什么，我只是感觉出连日的奔

跑给我的惶惑和紧迫。这部书的名字在那段时间里就产生出来，几经改变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在写书的那些日子，内心的单纯连自己都有些吃惊，眼前只是在风雪中四人疾行的那个场景，我似乎还听见了四个人控制的笑声。这种心境提醒了我，尽可能把这本书写得和你的内心一样单纯和干净，你必须使那些庸俗的故事服从你的内心，你肯定可以让那些思想啊技术啊在那种单纯和干净面前自惭形秽。我做到了。

1994年的夏天和1990年的夏天是那样不同；同样是世界杯的夏天，给我的快乐也是如此不同。四年前的同一时刻，我在看足球吗？肯定在看呢？但我没有精力在凌晨的大街上一人行走，我在等待中失去了和清洁的天空大地亲近的机会，我只能在倾听《意大利之夏》悲伤的旋律中抽象地领会人类的意图。那肯定是一种不能接近上帝的努力。

四年就这样过去了，我所写过的书并没能把自己变得聪明和智慧，相反，我发现自己越发变得迟钝和脆弱。在这天凌晨，当我慢慢爬上楼梯，在黑暗中摸索到锁孔，当我拉开吱扭作响的房门时，我这样想：

别去想那些你已经知道的事情。

1994年6月26日3时

《中国当代作家文库》

《中国当代作家文库》是华夏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一套中国当代作家丛书。

《中国当代作家文库》力图反映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和最新发展趋势，并在题材、内容、风格、表现手法上体现出无限的丰富性。

《中国当代作家文库》着眼于有影响的文学大家，同时也热忱地欢迎有实力的文学新人跻身其中。